明報 | 2000-10-29 報章 | E06 | 手靈篇 |

退役軍醫逢凶化吉 「世上無幸運」

三十七年前,張醫生在緬甸被迫充軍。以爲惡運臨門,但憑著軍人的身分,他竟可在別人無法購得米糧的歲月,讓家人獲得溫飽。

他後來被調到金三角服役,想是必死無疑吧?他卻在槍林彈雨間,數度全身而回。及至來港行醫,診症難題一一化解。大至籌錢,小至尋書,也路路亨通。難道真是一世夠運?

只聽他說:「『好彩』二字,對我是用不著的。如非得到神照顧,我今天已不在了。」一個六十八歲老人的人 生體驗,爲「幸運」二字,重新下定義。

上環有個老醫生,診症愛跟病人想當年;講生平又離不開「講耶穌」。甚至接受訪問,劈頭也問道:「你有宗教信仰嗎?」

對採訪宗教新聞的記者來說,這問題並不新鮮,但跟著的問題,卻叫人不敢輕率回答——「你對信仰的認識有多深?」然後又笑著補充道:「對不起呀,請容我先訪問你吧!」

## 一邊失一邊得

好不容易「過了關」,他才滿意地聊下去。老人家對信仰的執著,可見一斑。執著的由來,與其六十八年的人 生經歷不無關係,只聽他說:「無論大事小事,神也知道我的需要。」然後又若有所思地說:「當然,這是年輕時 察覺不到的。及至人老了,回過頭來才發現:原來神無時無刻都在照顧我。」

到底如何照顧? 且聽張志忠醫生——道來:

「我是緬甸華僑,十九歲喪父,廿三歲喪母;雖然讀書成績不賴,但因爲無錢,所以差點要輟學,後得一親戚助繳學費,才能畢業。」以爲生活從此無憂,卻因六三年緬甸爆發內戰,張醫生被迫充軍,月薪由數萬元降至數百元,他的人生也從此改變。

「當時,我氣憤極了,本想離國一走了之,但想到自己是國家公民,該作點貢獻,所以便留下來了。」就是這一念之差,令他在「有錢也買不到糧食」的時候,可憑軍人的身分取得米糧和奶粉,令家人獲得溫飽;也因沒出走,沒背上「叛國」的罪名,令兩個妹妹能用「清白的身分」考上大學。

「一邊失,就一邊得,神的安排就是這樣奇妙。」張醫生回憶著說。後來,他被派往金三角服役,令他更深切地體會到神的保護:

「我騎著驢與部隊上山,當時不知何故,那頭驢突然跪下來,我跌在地上,同時間,我聽見子彈聲從耳邊擦過 ,轉身一望,發現一個子彈孔在牆上。如非那驢跌倒,我現在已不能在這裡跟你聊天了。」他說,眼中略過得意的 神色,又自顧自繼續說下去:

## 人人說我好彩

「又有一次,我們準備攻擊敵人一個據點。走了三天路,我們計劃在進攻前先吃午餐,遂坐成一圈。當時我感到腸胃有點不適,沒胃口,所以便離開察看一個傷兵,一個隊友見我走開,便站進我的位置開餐。就在那時,一顆子彈從遠處射過來,剛好射中那個隊友的臀部,原來附近早有敵軍埋伏。人人都說我『好彩』,因爲如果我坐在原位,那子彈就會射中我的心臟。但怎會有那麼多『好彩』?像這樣的險境,我在從軍時曾遇上數回,每次都能全身而退。除了神的保護,實在難以解釋我的『幸運』。」

神的照顧除了體現在生死關頭,也表現在小事情上。有一次,張醫生在戰壕中休息,適逢聖誕佳節,感到孤獨萬分。那時他跟自己說:如果可以一讀《詩篇第廿三篇》就好了。在槍林彈雨間,這願望猶如奢望。但過了數天,張太太寄來家書內,剛好就把這首聖詩抄進去,令張醫生喜出望外。

「那時候我才知道,原來神在大小事情上,也知道我的需要。」他說。

退役後,張醫生本來打算移居台灣,卻屢試不果,在心灰意冷之際,決定轉往香港定居。來港不到三天,他便開始在醫院上班了。

「回想過來,才發現申請<u>移民台灣</u>失敗,反而是好事,因爲我的醫生資格在台灣不會獲得承認,我也不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了。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道理,張醫生最明白不過了。

## 感受上主恩慈

但上帝對張醫生的眷顧,又何止上述種種而已?大至搶救一個病人,小至找一本書,他都求上帝幫助,且萬試萬靈。「只要求,祂就會給我們。問題是我們有否信心吧。」他說,「只要你真正感受過上主的恩慈,你就會知道世上根本沒所謂『好彩』或『巧合』了。」

事實上,誰無遇過逆境? 誰無稱心時候? 但像張醫生那樣凡事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人卻不多見。事事感恩的他,常掛著滿足的笑容——那不是僥倖得來的彩數; 而是飽歷酸甜人生後獲得的智慧。